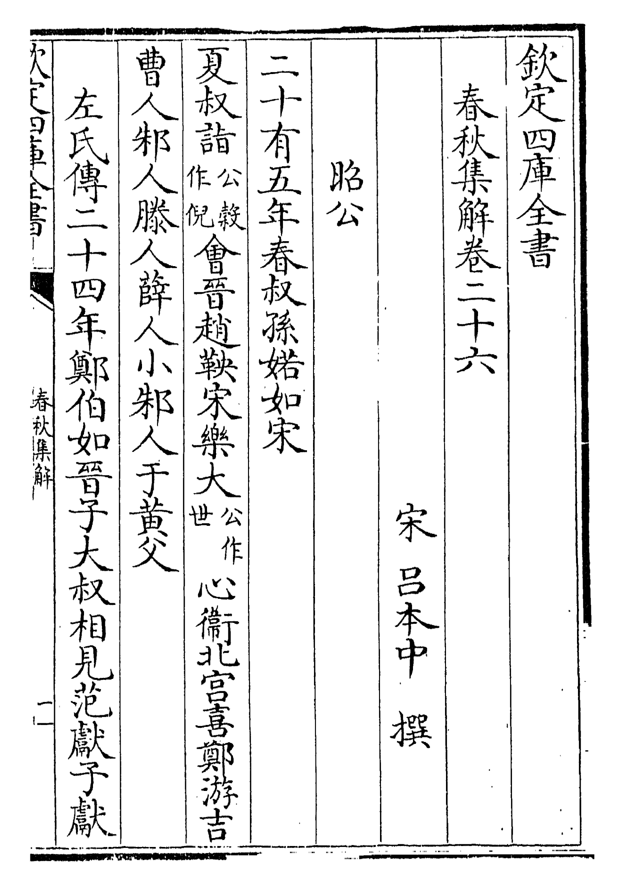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二十六

宋 呂本中 撰

昭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公穀作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公作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左氏傳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

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将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於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

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於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

子朝之衆名伯奐南宫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於黄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悟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黄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

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鸜鵒來巢

左氏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武夷胡氏傳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於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

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范氏注不言中辛中辛無事又有繼之辭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

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身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貽公至是猶

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穀作乙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公作揚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傳初季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

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對曰讒人以君儌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

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
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
而請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
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
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
衆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
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

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

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何氏注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

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

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

葅以辟為席以鞌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

與其辭足觀矣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

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杜氏注陽州齊魯竟上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

陸氏纂例趙子曰弔往曰唁

泰山孫氏曰次于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唁慰安之

辭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於魯國徒能唁昭公于

野井此齊侯之惡亦可見也

武夷胡氏傳内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禄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

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

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詞是矣而方伯連

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左氏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

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

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昭子歸平

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
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傳十一月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

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
何以地憂内也

杜氏注陳留外黄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陸氏纂例諸侯卒於他國及卒於會卒於師則書之

雖在國不卒於其都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是也

劉氏意林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置天子者非以優天子以牧天下也置諸侯者非以優諸侯以牧一國也諸侯有方伯連帥州牧卒正者非以優強大以存小國也故小事大大字小為治之要春秋之所甚貴也分災救患扶傾濟弱誅叛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内

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言其地者也而佐卒獨見外取邑不書書之未嘗不稱人也而齊獨稱侯以宋公有親附鄰國憂諸侯之心齊侯有方伯討不登畔人之意是以異之也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文王嘗以懷西方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

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於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别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公羊作運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杜氏注取鄆以居公也

武夷胡氏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絶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絶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

切著明矣

呂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羊作運

左氏傳言魯地也

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高郵孫氏曰鄆本魯邑昭公居之與在其道中等耳故曰居也

蘇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

武夷胡氏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巳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

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廵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左氏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齮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杜氏注當為請

使得為高氏後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成師及齊師戰於炊鼻

泰山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

武夷胡氏傳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
故黴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
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氏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杜氏注鄟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羊作運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氏傳九月楚平王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氏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辰王城人劉人

戰於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晉知

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

在郊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

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

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

於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莊宮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

泰山孫氏曰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敬王即位於外四年始勝其醜反正於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言歸嫌與即位於内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即位

於外也

高郵孫氏曰成周盖京師也不曰京師而曰成周者京大也師衆也惟衆惟大故天子之居稱之是時周已衰微而敬王孱弱不能高居京師以臨制天下至於出奔而復入也聖人以周之衰微同於列國敬王失地同於諸侯故曰天王入于成周而不曰京師也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陸氏纂例王子朝書尹氏云以者能制之也

泰山孫氏曰立王子朝獨書尹氏奔楚并舉名伯毛伯者明罪本在尹氏當先誅逆首後治其徒也

武夷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卒不以為是疎游子猛將斬於見非而

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為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公羊作運

左氏傳言在外也

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氏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勿可失也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置劒於魚中

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劉氏傳親弑僚者闔廬也其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也闔廬弑僚則曷為以衆弑君之辭吳之謁也餘祭也夷眛也不與子國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廢讓而毀義以成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弑其君也

武夷胡氏傳此公子光使鱄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光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也諸樊兄弟而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呂之所以安商

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閽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榖作郄

左氏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

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

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

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

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

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名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

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令尹盡

滅郤氏之族黨

劉氏意林楚殺其大夫郤宛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

至於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

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

罪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

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

復

武夷胡氏傳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將為魯討齊

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公作運

左氏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使宰獻而請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陸氏纂例曰六月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

後逆之

穀梁傳公在外也

泰山孫氏曰公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於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若此

呂氏曰公如齊不得入如晉又不得入當世諸侯如是然後知無霸之害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公作甯下同卒

六月葬鄭定公

陸氏纂例曰三月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公作運

左氏傳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

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泰山孫氏曰以乾侯至者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武夷胡氏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

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侯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襄陵許氏曰荀躒唁公地高張不地以居于鄆猶以魯志也故稱來焉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公穀作倪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

矣亦譏公也

武夷胡氏傳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

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

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罟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嶄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呂氏曰易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反身修德固處蹇之道也盡處蹇之道則有出蹇之期昔太王去國從之者如歸市昭公所至而民潰其亦不知

自反甚矣孟子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善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存公故也

劉氏傳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
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居于鄆
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

劉氏意林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

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固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猶吾君也冉求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故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古今之大義子貢其知之矣

常山劉氏曰書公在乾侯存君也君失其居在於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

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此可具見也

武夷胡氏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也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

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點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

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氏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

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

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

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

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

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公作禹奔楚

左氏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吳子怒冬十二月吳
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

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恐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陸氏纂例啖子曰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子吳子唁而

送之非能自奔

劉氏傳徐子章羽何以名貶曷為貶賤也其賤奈何

吳子伐徐防山以水其城章羽不能守斷其髮攜

其妻子以逆吳子吳子唁而復之使其邇臣從之

自是走之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公作隱如會晉荀躒公穀作櫟下同于適歷

左氏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季孫逐君之臣也晉不罪之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呂氏曰晉為盟主以號令諸侯將以討國者也而使大夫與叛臣會

其禮義消亡公室日衰可知矣荀躒奉命而行不能諫止其為臣亦可知也晉之君臣皆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武夷胡氏傳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逆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宫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絶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

義不知其從自及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

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陸氏纂例在晉地故亦不言來

秋葬薛獻公

冬黒肱公作以濫來奔

左氏傳冬邾黒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

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
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
可滅矣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
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
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
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
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

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辨疑趙子曰左氏若以齊豹是大夫但為求其名故書為盜以不與其名者則諸相殺而書其名者是與其名乎又云三叛人欲蓋而名章言其賤必不書其名夫子矯其心而書爾若如此則三人預知夫子修春秋賤者不書其名乎為是將以賂魯而屬夫子令不書乎何言欲蓋也皆妄為曲說殊可怪也

泰山孫氏曰棨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邾莒言國此不

言國者脱之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吕氏曰取鄟取闞皆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

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

夏吳伐越

左氏傳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公作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公穀有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氏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弗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

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杜氏注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泰山孫氏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十六年天王

入于成周是也諸侯言之則曰京師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之類是也此不言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大夫城京師以安天子其言不與大夫城

京師者天子微諸侯又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也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曰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髙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以懲之

高郵孫氏曰成周蓋京師也不曰京師者所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也春秋有書城邢城杞者矣今曰城成周何以異也

武夷胡氏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呂氏曰周室雖微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傳十二月己未公薨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

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

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武夷胡氏傳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𬩽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

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聽而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録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歳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絶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歳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集解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集解卷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　俟

謄錄監生臣宋學濂

春秋集解卷二十七

宋 吕本中 撰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羊傳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故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

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劉氏傳何以無正月定無正也定何以無正定之始非正始也其非正始奈何定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公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於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

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正月者正即位也定之即位後未可以言正月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劉氏意林君子莫重乎授受授受王事之本也授之者以禮受之者以義正也正已而後可以正人矣今定公不然汙於僞誘於利脅於威雖欲正人人何由而正

泰山孫氏曰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略而不書焉所以黜彊臣而存公室也

吕氏曰元年不書正月者國無君無稟天子之正朔者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氏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
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孟懿子會城成
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
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
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
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
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
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

役諸侯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公羊傳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

穀梁傳此大夫其書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

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

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氏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

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

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即位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謂昭公在外故言即位是無故公也

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踰年即位厲也范氏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於厲之中又有義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

杜氏注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

蘇氏曰元年定公之元年也而書曰公之喪至自乾侯可乎昭公之喪未至定公未即位則猶昭公之年也

陸氏纂例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之

武夷胡氏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葢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

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

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
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
秋詳書於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
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
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
寇也溝而合諸墓

杜氏注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呂氏曰葬本國之君稱葬某公足矣必曰葬我君某公者隆君臣之恩盡忠愛之義資於事父有父之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常時無事則不見此理特於贻公為有大警動於其臣下者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

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

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

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左氏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

也立煬宮非禮也

杜氏注煬公伯禽子也

武夷胡氏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

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宫廟即遠有毁而無立

呂氏曰立煬宫違禮悖義之甚言天下之亂無復有綱紀文章也

冬十月隕霜公作實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范氏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杜氏注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

言其所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杜氏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泰山孫氏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

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

秋楚人伐吳

左氏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公子嬰齊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人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殫錄故删取其要如此以為伐

國之戒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務乎公室也雉門天

子應門

劉氏意林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

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

覩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

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泰山孫氏曰新作雉門及兩觀者定公不知僣天子之惡也定公不知僣天子之惡故作而新之

武夷胡氏傳書新作者譏僣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内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宫復閟宫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

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

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

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

僭禮三家倍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

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

新作以譏之也

呂氏曰雉門兩觀僭矣即災又復作魯之君臣非不

知以是為僭也盖以為無足恤也以為無足恤者

弑父與君所由起也新作者不用其舊之辭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伊川先生觧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鼬

二公榖作三月辛卯邾公作邾婁子穿卒

左氏傳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

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

夏四月秋葬邾公作邾婁下邾子同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枝

左氏傳冬盟于郯杜氏注郯即拔也修邾好也

杜氏注拔地闕

襄陵許氏曰天下有禮則邦國相下春秋之季大國日亢小國日侵兵力勝而禮敬亡故志公如晉至

河乃復著晉之輕魯也志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著魯之輕邾也當昭公時祲祥之盟猶未爾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氏傳二年冬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

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
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
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
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
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乆也官不
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
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
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杜氏注中山鮮虞

伊川先生解楚恃其彊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

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
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杜氏注入楚竟故書侵
泰山孫氏曰蔡人病楚使告於晉故晉合諸侯於此
此救蔡伐楚也其言會于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振
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蔡伐楚之功歸於彊吳
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是也
噫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此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名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内不能奪大夫之權外不能攘夷狄之患何所為哉徒自相與歃血要言而已此固不足道也

蘇氏曰齊侯侵虐魯國晉為魯合諸侯凡八國將討

齊取賂而止書曰諸侯盟于扈而不序以不序賤之也今名陵之盟楚方陵蔡晉為蔡大合諸侯凡十八國以求賂不克侵楚而已若不序諸侯則侵楚為愈於扈故序十八國之衆而以侵楚之陋媿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羊有歸字

左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陸氏微音淳聞於師曰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子死不於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武夷胡氏傳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彊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

襄陵許氏曰沈不受令而使蔡滅沈許已受盟而不能禁鄭滅許有以知晉政之失諸侯矣

呂氏曰蔡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至以沈子嘉歸殺之其罪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道至此者皆由不知分義苟力所能制則為之矣

此與禽獸奚辨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公作浩油

左氏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萇宏曰

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

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

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

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

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

府可覆視也乃長衛侯於盟

伊川先生解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且求盟焉則

此盟公意也故稱公及

杜氏注縈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陸氏纂例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劉氏意林楚人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此春秋所以眷眷於皐𪘏之盟者也

襄陵許氏曰齊桓晉文之興至於盟不言同者過乎

同之辭也春秋之季至於盟不言同者不及乎同之辭也臯鼬之盟諸侯攜矣齊梁丘據説幣錦賂公不復楚子常志在佩裘使蔡侯自絶晉士鞅以賂罷扈之會荀寅求貨弗得折名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君子是以察治忽也

杞伯戊公作戍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襄陵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諸侯無故而逺涉敵竟師或役久不知所聽以月致者甚危之也

劉卷卒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内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氏傳秋楚為沈故圍蔡

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陵不戒益而必決求而將敗是以徵之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公作圄

杜氏注士鞅即范鞅

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

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滅亡之禍輕重之異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公穀作伯莒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氏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

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於大别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

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

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以其屬五千

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吴師大敗之

子常奔鄭吴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

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

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

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宫子山處令尹之宫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注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於雍澨傷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甲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甲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

之中肩王奔郋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

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杜氏注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楚子入於郢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是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

諸侯茍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舉其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

狄吳進矣

杜氏注柏舉楚地

泰山孫氏曰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楚人圍蔡晉師不出故蔡侯去晉求救於吳吳子許之冬十有一月吳子蔡侯伐楚庚午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囊瓦奔鄭吳稱子者大救蔡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吳子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彊弱之勢較然可見矣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武夷胡氏傳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横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

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彊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

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其記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公穀作楚

公羊傳吳何以不書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

武夷胡氏傳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其大夫之室是亂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出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

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之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五年春王三公作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左氏傳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杜氏注亟急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范氏注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以列諸侯也

杜氏注蔡為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

呂氏曰列國饑諸侯歸粟正也以為先王之澤猶有存焉者也

於越入吳

左氏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杜氏注於㚇聲也

劉氏傳於越者何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高郵孫氏曰越見於經凡六其三稱越皆在於昭公之時也五年稱越人與楚子伐吳八年楚放陳公子招於越三十二年吳伐越皆曰越也其三稱於越二在定公之時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於越敗

吳于檇李一在哀公之時十三年於越入吳皆曰於越也然則越之見於昭公之時者曰越見於定哀之時者曰於越也蓋當是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越於定公之前國名為越故經據其號皆書曰越也於定公之後欲自别於羣越始改號為於越經據其已改之號故皆書曰於越也此猶楚初見經稱荆其後稱楚始改號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公作隱

左氏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杜氏注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冬十月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劉氏意林意如覩逐其君而卒之其與於哭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矣兆有大

夫卒而君不為之變者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暈遂之弒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𣏌惡也未形春秋固曰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絶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其效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

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于禍而忘其讐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傳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公羊傳作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氏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杜氏注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

泰山孫氏曰內有彊臣之讐外構怨於鄭

襄陵許氏曰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案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
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
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
之亂也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冬十
有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
己巳王入於王城王室之亂如此而春秋不書者
諱也何以諱存中國也春秋之季大夫逐君家臣

因王於是焉又書王辟儋翩之亂則無中國矣夫禮義之節不崇則僭亂之禍滋起故世故之變益醜而春秋之諱彌深存大訓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襄陵許氏曰魯國政在大夫而家臣能彊使之則家臣始擅國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氏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佗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杜氏注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

惟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彊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

乃執樂祁

武夷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何以非伯討也使

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

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

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公作運

杜氏注何忌不言何闕文

呂氏曰不曰仲孫何忌而曰仲孫忌脫文無疑也而公羊以為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大抵三傳解經皆據文生義不論是非無復闕疑最學者大病故不可不詳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氏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

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杜氏注瑣即沙也

杜氏注鹹衛地

襄陵許氏曰霸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制此蓋自是中國無復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劉氏意林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内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結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

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

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有澤字

杜氏注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

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

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

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

九月大雩

冬十月

春秋集解卷二十七

春秋集解卷二十八

宋 吕本中 撰

定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泰山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内伐十六宣以後七内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

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代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杜氏注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

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公趙作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傳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

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杜氏注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伐衛

左氏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注結叛晉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左氏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杜氏注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

魯國服焉違之徼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

劉氏權衡曰且虎之謀三桓宜使三桓不知今明白

而祈三桓聞之虎何以能集其意邪意者虎實惡

季氏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矣不

敢察察言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功成事立而

後其指可見耳虎既敗走魯人又薄其行則謂虎

之順祀祈作亂也其實不然何以知之曰祈則謀

泄謀泄則事危虎必不爲也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

順祀叛者五人盜者孰謂謂陽貨也寶者何璋判

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梁傳從祀先公貴復正也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

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

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盜謂陽虎也家臣賤

名氏不見故曰盜

劉氏傳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為不言禘

譏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

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其義君子不與也

蘇氏曰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公作囆卒

得寶玉大弓

左氏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杜氏注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六月

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武夷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

周公受賜藏之魯又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

心爾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寳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盗得竊諸公宫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氏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杜氏注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杜氏注五氏晉地

襄陵許氏曰此伐晉也而曰次何諱伐晉也何諱乎往晉爲盟主宗也前此不諱此何以諱存之也王道衰則存王霸業替則存霸公室微則存公此春秋經世撥亂之志也以是春秋之初諱伐王春秋之季諱伐霸世至無霸而中國危矣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

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穀作頰下同公至自夾谷

左氏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
神為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
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玆
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
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
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

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章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寵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

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徙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公作運穀有之字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伊川先生解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定八年

杜氏注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

劉氏意林仲尼一言爾威重於三軍豈有他哉順其理故也

武夷胡氏傳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曰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公作𨚗

左氏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杜氏注武叔之圉人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

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駟赤謂侯犯曰子盍求事於齊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衆兇懼謂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

魯人侯犯奔齊

杜氏注郈叔孫氏邑

武夷胡氏傳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

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彊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旣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

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公作世）出奔曹宋公子地（公作池）出奔陳

左氏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之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公作遬會于安甫公安甫作安單

杜氏注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公字有仲佗石彄出奔陳

泰山孫氏曰宋公失道其弟辰暨仲孫佗石彄出奔陳暨不得已也仲佗石彄爲宋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爲辰彊牽而去故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以交譏之也

武夷胡氏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䰧故以失二弟

無親親之恩曁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曁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傳春宋公母弟辰曁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

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劉氏傳及之者何從也向謂之暨今曷爲謂之及從出奔陳謂之暨則可自陳入于蕭以叛謂之暨則不可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劉氏意林以此見春秋之斷獄詳矣其出也謂之暨

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之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公穀作蒞

左氏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左氏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

城

杜氏注隳毀也

高郵孫氏曰隳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以為自固其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年夏秋郈

凡再圍於是一隳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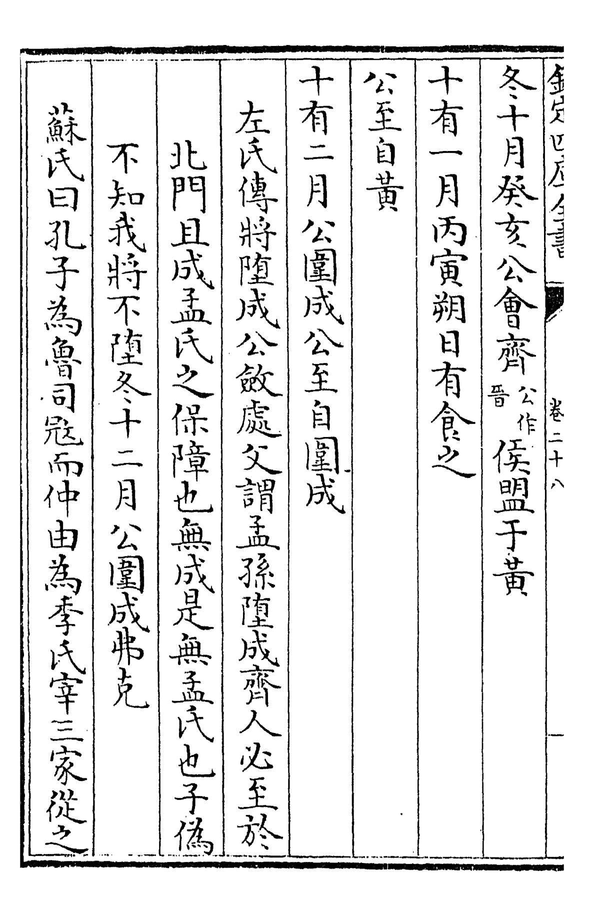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氏傳夏衞公孟彄伐曹克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隳費

武夷胡氏傳三桓旣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公作晉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氏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蘇氏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

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衆也雖其

不從不能爲患此孔子之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武夷胡氏傳書公圍成彊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

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𥘉是冬公

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别於

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

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

正卯等必肆疑阻於其間矣戍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穀梁無衛侯）次于垂葭（公作瑕）

左氏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

蘇氏曰二君使師伐晉次于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

襄陵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

志不及國矣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蒲

杜氏注夏蒐非時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

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哀公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

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四年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隂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陸氏微旨趙子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曰叛者人臣不當專土也

武夷胡氏傳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
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弒之階堅氷之戒
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閒遷延
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
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
赦之罪

冬晉荀寅公有及字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杜氏注吉射士鞅子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内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黄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内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内叛直書於策見其

敚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綠衛貢也樂祈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能復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鈞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

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武夷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

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呂氏曰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而不自知其為大惡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則亦叛而已矣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其亦可以免於大戾矣趙鞅歸於晉以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歸易辭也不言入不以叛入也

薛弒其君比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常秩此善議復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公叔作晉趙陽出奔宋

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

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
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
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
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
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
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武夷胡氏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

爲亂故公叔戌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焉儻庶幾乎

二月（公作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公作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公作牄）歸

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陸氏纂例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

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傳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公作醉）吳子光卒

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自剄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

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
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
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

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杜氏注於越越國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泰山孫氏曰檇李吳地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

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黄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_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作堅 公至自會

左氏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

杜氏注脾上梁間即牽

謀救范中行氏

杜氏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傳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杜氏注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

脤熟曰燔

杜氏注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

脤器以賜同姓諸侯

泰山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

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

脤非禮也石尚士故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氏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注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

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叙蒯聵欲殺

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子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盍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内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恥召宋朝故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

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眞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

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云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之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

納衛世子蒯聵於戚亦書世子同此義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而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之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是也而蒐四見於經皆不曰公於是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來會公是知蒐者公也然而不曰公者政在三桓非公自出也棠魚郎狩遠地則譏而隱桓之時政猶自出無三桓之專行故也必皆曰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久矣蒐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也故皆曰大蒐而不曰

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之罪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杜氏注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

左氏傳春邾隱公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何氏注漫者徧食其身

穀梁傳不敬大焉

陸氏纂例趙子曰予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

牛災小鼠能齧牛纔傷皮膚無不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氏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旣

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

費焉二月楚滅胡

武夷胡氏傳桒左氏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

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爲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何氏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杜氏注高寢宮名

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公作軒達帥師伐宋

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作蘧蒢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公羊傳奔喪非禮也

吕氏曰諸侯相為奔喪專以强弱利害為國禮義消

亡可見矣

秋七月壬申姒（穀作弋下同）氏卒

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陸氏纂例哀公妾母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子子旣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强弱利害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穀梁作稷）乃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武夷胡氏傳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竝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杜氏注邾庶其邑

春秋集解卷二十八